

## CHAPTER XIII - CHAOS AND BATTLE 混亂與戰鬥

噩耗接二連三傳來。

今年對瓦艾克特王國來講絕非平安。

惡魔們演奏的征戰之曲從初夏的嬰兒疫病拉出第一小節，哭啼與啜泣傳揚。燃燒的烈日、蚊蟲搖曳。熬過了火焰的季節迎之而來的紅髮野獸、破敗海港之都、居民在夢魘中掙扎。

愚笨澆灌悲泣種子。

階級不平衡給與怒火添柴。

人心的不信任是養分，嘲笑則為世界添油。

靜靜聆聽，從哪似乎還可以聽見細小的嬉笑。

---

福克斯家的悲劇是突如其來的。

一加一，大於二。

---

奧德里奇撞破緊鎖的雕花門板時，濃秋的风吹到臉上，房間一片死寂。

布簾被割爛，桌子燭台倒下、水盆破裂。對外的玻璃支離破碎，罪魁禍首的椅子已經倒在不遠處草坪。房內散落著大量羽毛和羊皮紙。混雜在鳥羽中亦有少量細毛，而長毛貓不見蹤影。

沒有一樣東西是好的，即使如此，月光平靜地散落在房間內。

奧德里奇慶幸夏洛特不在這裡，失去了一個孩子，再來一個她會支撐不住。

僕役們見到這場景紛紛倒抽一口氣，領著他來的安娜跌坐在地。安娜是最照顧也最理解羅溫的僕役，見到這情景的傷痛不亞於夏洛特。

走進屋內，每一步伴隨著玻璃碎裂的聲響。

奧德里奇並沒有看到任何血液或臟器。再一次慶幸，他兒子還沒有開始傷害生物——估計長毛貓只是受到驚嚇躲在某個角落或跳窗而逃。

循著羊皮紙散落的痕跡，往內步入他的小實驗室內。沒有點燈的小房間依然靠著銀光照明，遍地乾燥花草與鍋釜湯杓，一本本書籍們攤開在地上，每一本都有粗魯翻弄的痕跡，中間洩憤般地撕掉好幾頁，如同紙雪。

風陣陣從月光陰影處吹上來，捲在身邊比秋風還更加冷冽，奧德里奇敏銳地感受到奇異。他命令僕役全都退下，關上門，只留安娜進入。淚液將安娜臉上時光的痕跡洗刷得更重了，這陣子羅溫的不穩定讓她滿是焦慮。但現下不行讓她受情緒影響。

奧德里奇問道：「羅溫獨自研究時是不是會沒聲沒息的消失？」

「偶爾是的。平時還好，只要少爺研究得特別認真會把自己關起來，叫門也不應。」安娜回答。

還有甚麼奇怪的地方？都告訴我。

安娜面對奧德里奇的逼問，綠眸子裡混著遲疑。

快！

安娜被嚇得身軀一陣，顫抖地道：「時常我跟諾薇雅在隔天早上整理房間時，少爺一雙總丟在實驗室內的靴子底會沾著泥，還有外套外側總是有露水附著的痕跡，但很多時候前一晚氣候清爽，沒有下雨。」

「我們一開始猜想是不是沒研究進展，所以半夜出去林子裡閒晃，這才會沾上泥和霧氣。直到有一次諾薇雅發現少爺外衣內側被血液染濕一小塊。」

---

奧德里奇希望他的判斷錯了。

他祈禱兒子不要成為真正的惡魔。

雅昆茵，妳的咒術帶給羅莎萊平安和死亡。

妳交予羅莎萊，羅莎萊交予羅溫。

妳會帶給他甚麼？

---

羅莎萊．安德維萊爾難產而死。

羅溫．福克斯失蹤。

---

城堡內部的流言制止住了。

福克斯侯爵聲稱出城後找到最小的兒子羅溫，失去至親的他健康和心理都出了些狀況，罹患與日前安索格居民一樣的病症。羅溫被安排進另一個房間休養，僅讓貼身的兩位女僕打理一切。

城堡外的再興起的傳言卻不會停止。

「聽說私生女的母親是異國來的女巫。」

「和高貴血液混雜的雜種。女巫誕下的還是女巫。」

「福克斯家為懲罰庇護女巫之女，所以才生出一個惡魔。」

「惡魔再神通廣大還是害死了女巫，這定是神的恩賜。」

「安德維萊爾家似乎打算另立新妻。」

---

福克斯侯爵再次登上法庭。

這次他帶著長子阿爾伯特坐在被告的位置。奧德里奇知道阿爾伯特對羅莎萊跟羅溫的鄙視厭惡，但面對家族名譽他不可能不共同作戰。

在對面是老安德維萊爾和羅莎萊的丈夫，即將繼位的子爵——德雷克。德雷克臉上還包紮著白布，底下是被羅溫激動時劃傷的兩條刀痕。

細皮嫩肉。

奧德里奇不常批判他人，只是傷口已經過了一周還沒治癒，就連羅溫受傷都好得比這個快。金髮紫眼偏了一下，阿爾伯特心領神會地站起。

「德雷克，你的傷可還好？」阿爾伯特好意地提起微笑，淺褐色的頭髮隨著話語晃動，「需要我叫僕人再送些補身湯藥過去嗎？」

沒有煙硝味的戰場，阿爾伯特太習慣了。

「我也沒想到那不成才的公弟能傷到你，我還以為在你眼裡我弟弟只是揮舞玩具木刀的孩子，畢竟他在家中只稍微贏過女性。」

年輕的準子爵的臉因怒氣染上熟紅，他的憤怒被老安德維萊爾阻擋。

「侯爵，請好好教育您的長子不要口出狂言。」

奧德里奇沒有從座椅起來，交疊雙手。

「阿爾伯特說的是實話，我並不覺得那是狂言。羅溫確實是我孩子中最瘦弱的一個，他學醫，不上場戰鬥，我也只有教他基礎架式。」

年邁的子爵被氣得瞪大了眼，「天主在上！法官大人，您——」

「法官大人，我們可以開始了嗎？我記得這場審判並非討論我的兒子。而是我的女兒——羅莎萊。」

奧德里奇聲音不大，卻足以抵過蒼老。對於想玷汙福克斯家名譽的人，不需要敬老。

「這位年輕人，在四年前的婚禮上曾向主發誓會一生愛著他的妻子，即使她有一半異國的血也不會背叛。」他站起來，一步一步舉著戰旗侵略。「不久前，我的女兒難產回歸天主懷抱，他在當下說出要另外娶妻。這儼然是天主和律法都不能容許的失信失義。」

而未曾上戰場的小鹿只是做出無謂的掙扎。

「她四年都生不出孩子，這是女巫血緣的詛咒！她就是女巫之——」

「她是我的女兒。你再好好思考一次。」

---

不論是侯爵權勢所迫，抑或是提告者的懦弱。

皆是絕對勝利的戰鬥。

---